

平越遷校日記一束

(續完)

林敬琪

開啓學長道鑒：捧誦

華翰，對拙作頗多溢譽之詞，感愧之餘，通身汗下。而金聲學長來示，更謬讚為「近代寫實派之範本」，尤覺語大如椽，令弟有「禁受不得」之感。日記稿到此為止，以下又復脫落不全。以時隔二十五載，當年情境，已如雪泥鴻爪，渺難追尋，事後不能杜撰，亦無法杜撰，只好就此擱筆。惟已糟蹋友聲不少寶貴篇幅，誠屬造孽不淺。謹向

鈞座及金聲學長泥首謝罪，並祈轉達諸位老學長，學長兄及學長、學嫂、學姊……等原諒則個，小弟這廂有禮！

耑復 順頌

撰安 並祝

新年萬福

三十三年十二月九日

上午陰，下午晴

A. 用費：三百五十元

B. 大事記：

(1) 朱今天走得特別快，竟至脫離了我們第五小隊，一個人不知道走到那裡去了，這傢伙真有的！

(2) 今天我和國智、德仙、傳綬、慎吾等六人先行，把懷義、中謀、新圍和力伏丟在後面。

(3) 因為昨天買了兩雙舊布鞋，今天穿着走起路來

學弟林敬琪頓首 元月十七日

，顯得輕快許多，但肩頭却又添了一双皮鞋和一双布鞋的重量，在平越動身以前，曾經把皮鞋稱過一次，是老秤二十兩。

(4) 我們在「盤脚營」吃早飯。

(5) 上午十一時到「黑神廟」，寫到這裡，想起了昨天的一個笑話：在昨天步行離息烽不遠時，天色尚早，Mr. 李問我：

「老林，今天究竟歇那裡？」

「報告隊長！」我說：「到息烽是七十三公里，到黑神廟是八十四公里，究竟歇那裡，尚請……」

沒等我把話說完，德仙接口了：「他媽的！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閻王不接自己去！」大家听他這樣說，都哄然大笑了。

(6) 走在半路時，德仙又和我開玩笑了，記得這已是第四次：

「Mr. 林，你爲啥子趕到交大來受這個活罪嘍！」

「嗨，隊長！」我說：「爾言差矣！想當年孟老夫子告訴我們：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肚皮，磨其腳脛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受活罪云乎哉？」德仙聆此，登時學着淳于髡的身法，仰天大笑。

(7) 走到烏江，時間還很早，因爲大家的肩和腿都感酸痛得吃不消，決議停止前進。晚飯後，以悠閒的神情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勉強巡視烏江鎮一遭，走到江邊，見水道雖不甚寬闊，但水勢湍急，非同小可。傳綬看了搖頭嘆氣說：「怪不得楚霸王當日到得此地，寧願自刎，不願渡江的。唉！真是天亡我也，非戰之罪也！」德仙笑道：「別胡說！項羽當年所到的烏江，遠在中原，與此地「風馬牛不相及」，老兄休擺烏龍。」並引經據典，以說明此烏江非彼烏江，學究氣味十足。傳綬听完後，彷彿精神爲之一鬆，接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明天我們大可放胆渡江，不必害怕怨魂纏身了。」一行均爲之粲然。在患難中能有此輕鬆場面，倒也頗不寂寞。

(8) 晚，宿中心小學內，「黑甜鄉」權作「溫柔鄉」，相與枕藉乎教室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十二月十日 陰

A. 用費：四百六十元

B. 大事記：

(1) 早起動身，橫渡烏江。過渡的船，委實太小，坐上四個人，動都動不得。船夫年事甚高，深諳烏江水性，把舵極見功夫。撐竿離岸後，逆流而上，異常吃力。及至放乎中流，然後撥轉船頭，順流而下，小舟立即如離絃弩箭，直射對岸，恰好在山徑前「起坡」，技術高妙，神情鎮定而嚴肅，可敬！可佩！登岸後，爬山，拾四百級，達山頂公路，雖覺累一些，却省去六公里路程，真安逸！

(2) 一百二十公里處是「刀靶水」。
「真怪！這地方爲什末命名刀靶水？」Mr. 張這樣發問。

「很簡單，就是「刀靶」裡有點「水」啣！」Mr. 李開玩笑地答覆他。

到一家飯店裡吃客飯，Mr. 李大聲喊道：

「老板，拿刀來！」

「唔，是的，先生。」店夥計連聲答應着。

頃刻刀拿來了，大家爲之愕然，驚奇地望着Mr. 李，知道他又將有一套花樣使出來了。

「茶房！這刀靶裡爲什末沒有水？」

大家這才從恍然中鑽出個大悟來，一個個都笑得前仰後合地。店小二傻了，站在一邊直發愣，一會兒，才紅着臉訕訕地輕聲噁咕着：

「這位先生真開玩笑，刀靶裡那會有水？」

大家听了，笑得更加厲害，B、張簡直笑得喘不過氣來，直喊肚子痛。

(3)據說楊森將軍過去主黔時，嚴令戒酒，因此每家飯館都把酒裝在茶壺裡，以備顧客當茶飲用，相沿成習，至今未替。今天我們在刀靶水吃午飯時，飯店餐桌上買有壺一，杯二，大家原想飲茶解渴，誰知一倒之下，竟是上佳茅台，於是老實不客氣，爭以湯匙取飲，直至壺底朝天，方才打住。估計壺的容量，至少少有一斤以上，吃完後，大家都「穩起」不開腔，店家亦未發覺。這裡的客飯價格，原極便宜，每客不過一百三十元，七人共一桌，都吃了個酒醉飯飽，大呼過癮不置。

(4)今天只開始時爬了兩座高山，以後，路均平直易行。到「新站」時，還只下午二句鐘，大家都以為反正明天可到遵義（這裡距遵義僅三十公里），不想再走，就歇店了。因睡在樓上，倒也暖和得很。

(5)治綸橋下有覆車一，粉碎地躺在那裡。

(6)渡烏江後，爬上山頂，就看見一座木牌坊，上書「建設新遵義」五個大字，我們知道今天已進入遵義縣境了，聽說遵義是貴州的一等大縣，仔細觀察一

下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她和別縣比起來，至少有下列幾個優點：

甲、境內的山，再也不比別縣那麼「牛山之濯濯」，公路非常平整，兩旁的樹木，也都植得整齊，長得青蔥，真個是「有山有林，有路有樹」（這是縣境內隨處可見的標語）。

乙、第二個顯著的特色，是人烟稠密，水田較多。

丙、境內大鎮較多，且較整潔，諸如刀靶水、三合市、新站、桂花橋等，都很「要得」，而且境內的小場，每隔五公里一個，是非常規律的。

丁、國民教育似乎也要普及些，保國民學校和中心學校，在外觀上都覺得比別縣來得有精神些。

我很想知道遵義縣長究竟是誰，詢之諸同學，竟無一人知道，後於刀靶水縣政府佈告上，得知縣長為卜青芳。

十二月十一日

陰，上午微雨

A. 用費：五百五十元

B. 大事記：

(1)今天特別興奮，因為我們眼巴巴盼望的第一個目標——遵義，就在我們的面前了，這最後的三十公里路程，走起來特別「帶勁」。精確計算了一下，大約我們步行的速度，是每小時五公里，不算慢。

(2)的確，我們步行的人，是非常歡迎下小雨的。這幾天來因天氣不雨，公路上來去的車輛又多，每一輛車駛過我們的身旁時，它的屁股後面老是拖着一條用灰塵做的長尾巴。「灰」，我們真吃得够了。今天下點小雨，把灰塵壓一壓，倒也是再好沒有的事。

(3)龍坑場真是個好地方，東西太便宜了。我和傅綬兄在這裡吃了四十元，飽的「了不得」。

(4)過龍坑場不遠，路旁有一被汽車輾斃之人躺在那裡，聽說肇事司機早已「逃之夭夭」了。死者血肉糝糊，表情恐怖，真是慘不忍睹。嗚呼！傷哉！翳何人？！翳何人？！爾烏乎來為茲鄉之鬼乎？乃使吾有無涯之戚也！嗚呼！傷哉！

(5)今天過「懶板凳」（即南白鎮）時，與二運輸兵閒話了一陣，據他們說：最近兩天來開往前線穿黃軍服的隊伍，都是第十三軍，洛陽原是他們失掉的，這不是他們不能打，而是他們不肯打。因為當時的士兵待遇太差，吃不飽，穿不暖，誰肯打仗！自軍政部長陳誠將軍到任後，士兵的待遇才大獲改善，士氣大為提高，戰鬥力量也大大加強了。言下眉飛色舞，似乎顯露得非常愉快。他們並問我前方是否還有居民，據他們說，如果前方沒有老百姓，軍心不安，也是不能打好仗的。

(6)到遵義時，還是下午四點鐘，街上到處都貼着

浙大同學歡迎我們交大同學的標語，使貴大和大夏等校相形失色，我們的住宿處也在浙大內，學生救濟會還在浙大招待我們吃三天不要錢的伙食。主人這樣的殷勤照拂，令我們異常感覺親切與溫暖，從別校同學的眼光裡，顯然流露出一股妬羨的神色。想不到「交大」這塊金字招牌，到頭來竟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妙用。每個交大同學的心裡，都是既光榮，又驕傲，另外好像還帶着三分歉意，真說不出一種什末滋味來。

(7)腿雖酸痛，仍隨着大家繞遵義兜了個圈子。聽說這兩天的遵義，要比過去幾日平靜得多，實在，遵義在我底眼裡看來，似乎是相當寧謐的。

(8)浙大也已經停課二週，原來準備遷校入川的，嗣以戰局好轉，黔境已無敵踪，故決於一週內復課。

(9)晚，與懷義兄到首都浴室洗澡，泡了一個多小時，澈底消除了十二日來的積垢，雖然花去一百二十元，身上却像減輕了好幾斤。久矣不嗜這種「水包皮」的味道，真是「其妙無窮」，浴罷歸來，頓令四肢百骸，舒暢萬分，頗有一點「浩浩乎」和「飄飄乎」的感覺。

(10)美中不足的是，在石地上「開鋪」過夜，涼氣透骨，身子像浸在水裡一樣，一夜也不會轉煖。